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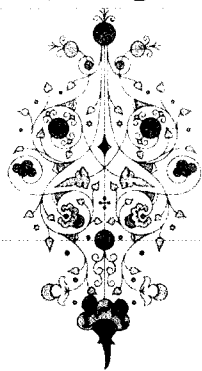
细雨中的阳光

◎ 储福金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细雨中的阳光



储福金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细雨中的阳光/储福金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2. 10

ISBN 7-80005-867-0

I. 细… II. 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3978 号

细雨中的阳光

作 者:储福金

责任编辑:钟振奋

封面设计:尚 凡

责任印制:黄厚清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(100037)

电 话:(010)68994118

传 真:(010)68995974

网 址:www.newworld - press.com

www.nwp.com.cn

电子邮件: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印 刷:北京京东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125 千字

印 张:6.875

印 数:1 - 10000 册

版 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005-867-0/1·153

定 价:13.8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新世界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储福金，江苏

宜兴人。1952年生于上海。插过队。曾在《雨花》编辑部担任过小说编辑。毕业于中国作协鲁

迅文学院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。一级作家。

发表及出版的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心之门》、《雪坛》等七部，中篇小说《裸野》、《人之度》等四十余篇，短篇小说《彩、苔、枪》、《缝补》等近百篇，散文集《禅院小憩》等两部。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、法文介绍到国外。

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九二年度庄重文文学奖、江苏省政府文学艺术奖、紫金山文学奖、《上海文学》奖、《北京文学》奖等多项奖项。



KB 12/3



去北方的行程，是临时定下来的。多少年来，我已习惯了流动的生活。人生便是一种流动吧。

身居南方多年的我，也已习惯把向北去的地方，都称为北方，就是长江以南的城市，也不例外。

城市街边的高楼正一座座往上矗，周围围着搭建的高层脚手架，堆着白灰水泥等建筑材料，都是这几年看惯了的，仿佛长长的时间都凝定了。尽管接站的小伙子很健谈，一上车就说笑着，也是习惯了导游笑话。

宾馆的厅楼显得高而宽大，从设在厅中的接待台拿了钥匙，走进房间，那熟悉的宾馆式格局便入眼来：两张单人床，是千篇一律的样式，由服务小姐把毯子与被单铺平了，下沿裹在席梦思底下。床头中间一个有电路控制的茶几，上面一部电话机。那边挂着长长的落地窗帘。地上铺着化纤地毯，铺满整个房间。一种长期旅行的感觉升起来，浮动着。

放下手提箱，便拨出一个电话号码。听话筒里接线员小姐轻柔的声音，使我突然想到了当时与我联系这次活动时那个女性的声音，那声音有一种说不清的婉转，在尾音上拖长了，微微地往上翘着，似乎是徐徐吐出的，却又似乎含着吸入的磁性。也许正是那声音引动了我要参加这次活动的打算。但刚才在接待台前的长腿姑娘，声音虽也有着女性味，却没能引出我的感觉来。



很快，服务员小姐送来了开水，她把水瓶放下，转身看我一眼，眼光投过来，带着了一点微笑，有着职业性的问询。我点点头，看着她转身出去的身影。房间里仿佛慢慢笼起了一点淡黑而寂静的雾色。我知道到吃晚饭前，活动的组织者会领着一群人，一个个房间串门，便会有许多热烈客套的寒暄。

第二天乘大巴士去参观，我看到了一位面貌姣好的姑娘，正在车前微笑着迎候着，我想这大概是用电话联系的姑娘了。到上车时，她在车前自报了家门，她的声音也有着一点磁性，但没有那种让我产生感觉的婉转。我知道不是那个她。

当时竟忘了问她的名字，似乎她说了一个姓的，却又没记。姑娘走过我的身边，注意到我的眼神，带点询问的眼光微笑地看着我，我笑笑，把心中的那些念头丢开去。当然，我并不是为那个声音而来的，我也已经不是为一点感觉而长途跋涉的年龄了。

车开出去，也不知开了多长时间，我偶然回头看一下，看到车后排那个长腿姑娘正与到会的一个小伙子在接吻，他们应该是昨天才认识的吧，吻得旁若无人，一车的人也都如熟视无睹。车停在一个湖边小镇，大家下车，进了一个木结构的旧式建筑，没听清导游小姐说的什么地方，我只是跟着。楼层很高，南方很少看到这样层高的建筑了，慢慢地随人流走进去，门口有着常见的旅游小卖部，里面是一个高大的殿堂，再往后走，那么高的殿堂也有一点暗蒙蒙的感觉，换了一个小镇的导



游在作介绍，那声音却有着一一点当地特有的婉转的尾音，我似乎嗅着了一点陈旧的熟悉气息。我肯定没有来过这里，却似乎有一种触动记忆的情景，气息和声音还有情景一点点地笼罩在心里，一种曾流逝而去的熟悉的感觉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逼近过来，永远无法到达似地逼近过来，所有的感觉都似乎拖着一点尾音，长长的尾音，一直流向很远处……

旧时的我，与现时的我，总像是隔着一层，似乎是另一个存在。在那个存在中，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。仿佛隔着的便是雨，飘飘浮浮的雨景，所有的天色与所有的情景都笼在一层如烟如雾之中，记忆的探头伸向前去，慢慢有声音的透入，响着的是清清亮亮的钟磬，是婉婉转转的江南丝竹，悠悠的扬琴夹着低沉的大提琴，琴音如诉，如风如雨，如歌如泣，入入心间，乐声沉下去，许多的感受浮上来，堤春水漫，柳叶新新，草叶青青，风从城墙边吹拂而过，一叶小舟黄昏时亮起了一盏灯，黄黄的亮点，在水天之间浮游着。

往事如梦境，其实我觉得那不是梦。“梦”是用滥了的语言，还是隔了一层。曾经有过的与现存着的，有过的恍如虚幻，现存的也有不真实感，便如我写过的一些文章，有时自己看来，便感不真实，不像是我写的，似乎不知道是谁写了来，粘贴上了我的名字。

酒醒来时，不知醉时的情态。



应玫低下眉头来，过一会儿，她才低低说了句：“往哪里去？”

许许多多的过去的事，似乎不是我的。我只是旁观者，那些不属于在我身上发生的事，让我有了一种悲哀，有着空空无一物的感觉。我只是我，我也不是我。似乎是我从前就说过话，那些话传回到我的身体里面来，传回到我的记忆中来，都像隔了一层，岁月就是隔着的感觉么？

她依然说：“往哪里去？”

我记得她躺在一片绿草之中，她身边的衣服叠得齐齐整整，最上面的是她长长的春秋衫，她总喜欢穿长一点的外套。她的上身不长，腿是修长的。她平躺着，她的肌肤白皙松软，几乎闪着纯纯的白亮。我向下看着她，她睁大眼睛朝上看着。多少年以后，我恍惚从云空中远远地低头看她，一片草地，四围是天水一色。她就那么平躺着，睁大着眼朝上，手臂摊开着，她的身体形成一个白亮的十字。

响起了空空壳壳的响声，声音化开去，带着了几点凉湿清爽的雨星，凉湿的。看过去，湖水上浮着一块青草茂密的小岛，真正的小岛，大概只有一丈长的狭长小岛，两只白嘴的鸟在飞，在声音中飞上飞下。那是竹梆子的敲击声，唤着下水叼食的鱼鹰。她的身体仿佛在细雨中濡湿了，浸润了，更显着玉般的乳白。小舟在绿水中浮开去，水慢慢地荡到岛边来，一层层的清香之气从她的身体底下浮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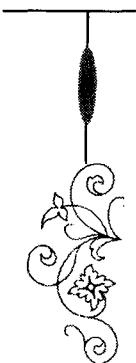
星星出来了。她歌吟般的声音就低低地在我的耳边，慢慢地往上升，托浮着我到云上，星在云的上空，很近很近地闪着晶莹的光晕。

她伸手过去，仿佛就握住了一颗星星。星星的光从她的指缝里迸射出来，碎碎点点，碰得叮叮当当地响。

——碎点似的往事，不想费力去想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，只记住我还年轻便是，年轻的身体像脆皮甘蔗，外部光滑，内里甜润，有无数的用不完的精力，总是熬着长长的夜。白天是别人的，夜晚是自己的。这句话是别人对我说的，说话的是曹艺术，他喜欢人家这么叫他。小城里能称艺术的很少，不像后来的生活中，什么都被称为艺术。曹艺术当然姓曹，艺术并非他的名，但他自称为曹艺术，对人说：姓曹，字艺术。

曹艺术与我生活在一座小城，工作在一幢旧楼。

小城很小，楼在城的中心，中心的十字街边，两扇很大很沉的木门打开来，一个宽宽见方的天井，天井里铺着古老的方地砖，因有了年头，不少地方塌陷了，破碎了，雨天缝隙里积了水，砖被雨水洗净了，显着淡淡的瓦青色。天井里有着一口井，井边有着一高一矮两棵树，人称姊妹树。高树枝叶很少，长枝伸在井上方，矮树却显得繁茂，叶子如冬青一般，色深而厚。井石青



青，井圈有滑滑的绳痕。站在井边，旧井与树混着青苔的味道，嗅着的是一股古幽之气。

天井的正前方是大殿，进大殿有空阔的感觉，高处是黑黝黝的厚重的木梁，两边撑着一人无法合抱的圆木柱子，上面有着一些不规则的刻痕。旧式的大殿虽高，殿内还是显得暗蒙蒙的，地上的青砖似乎永远带了一点潮湿。

天井两边木结构的厢楼越发显得陈旧了，厢楼上下两层，左右两头有木楼梯转上楼去，楼与梯的木板都因年久，踩在脚下，吱吱嘎嘎的，上去便是一条走廊阳台，长长的，直伸到尽头。阳台的外侧是木栏杆，凭栏而立，眼前高矮远近的一片房顶瓦垄。头上飞檐低下来，天暖和时，便有野蜂在檐檩上飞来飞去，嗡嗡嗡嗡的。阳台的内侧是木板隔着的一个个房间，房间朝天井的一边，是一扇扇窗子，旧木窗改成了玻璃木格窗，因为房间里住了人，住的大多是女孩，窗玻璃上贴了薄薄的白纸。

据说，这幢木结构的建筑原是一座古庙，大殿供着菩萨，厢楼住着僧人。

夜晚我常常独自在厢楼上，整幢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闭了灯，推窗而立，殿与楼连成暗沉沉黑黢黢的阴影，天井里一片如霜的月光。

旧式的殿楼刷了深深的红色，漆色旧了越发显深，我便称之为紫楼，这是我给它的独特称呼。



殷楼属小城的文化馆。很多的时候，楼里是热闹的，殿内传出阵阵乐声，弦、管、号、鼓，悠悠扬扬的，那是县文艺宣传队在排练节目，小歌舞，小乐曲，有时旋律起了头，又戛然而止，再起头来，传开了去，引乡下进城来购货的农人进门来探头望着。

那时电视还没普及，就是在大城市，有电视机的人家也是极少的。有好电影放映和好剧团演出，四乡的人都坐着拖拉机往城里拥，门票是很紧张的，需要找一点关系才能买到。

馆里每年在冬季农闲时组织起一支业余文艺演出队，为地区文艺汇演准备节目，汇演后便去乡村巡回演出。

演出队员基本上都是农村选来的。那些从乡村来的姑娘，都在20岁上下，化起妆来，一个个也都是千娇百媚，如花似玉。她们在大殿排练，在厢楼住宿。

虽然内心都清楚在这幢楼里是临时的，一到夏季农忙便散了，但排练时一句句反复唱得认真，布置时没忘在床头贴上彩色画，热情地与陌生的同行寒暄，见了领导嫣然一笑，有好笑事尽管放声，遇不愉快事依然烦恼。

我飘游到了小城，见着紫楼停了下来，起先是给演出队做道具，把粗糙的材料做成了一个个玲珑剔透的道具；另外我能写，试着给演出提供脚本。演出队的女孩



们尊重创作者，称我为老师，我知道我也只是临时的，我的户口在我的口袋里，它随时会引我飘游到陌生的路途上去。

我那时年轻，飘泊的路是自选的，我也喜欢那种流动的生活，显得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在紫楼工作期间，在大殿后面一个四合院式的小平房里，第一次有了一间自己的居所。屋子打扫干净，便是一个家了。房间不大，有着一股旧的微带腐木的气息，在屋里住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到气息了，只是外出几日再回来，还能嗅到那点气息，竟也是熟悉的了。房间最多八九个平方吧，靠墙角铺一张床，头东脚西，靠墙的两边都用干净的旧报纸贴了。一张课桌似的旧办公桌，靠在床边，桌子两边有着几个抽屉，放着零用的杂物，包括盐糖等烹调作料。南边墙角处放一只打气式火油炉，炉头上一个小拉环，拉着抽打几下，充足了气，再点着了火，火是碧绿碧绿的。两只钢精锅，一只炒菜，一只烧饭。吃完了，把碗都搁在空锅里。屋子中间挂下一盏电灯来，用白塑料板做的一个灯罩。两只方凳，一张小凳，随意放着。这些便是我全部的生活用品了。有房有炉有锅有碗有桌有凳有电有床，不能说应有尽有，我已觉得是满足了，享受着难得有的安定。

曹艺术就住在我的隔壁，我喜欢安静，住的是院子尽头的一间，屋子还往后缩了一点。平房窗子低低的，我坐在窗前时候，还是可以看到访问曹艺术的人走进



院子来。曹艺术的屋子关了门窗，便有人走到里间来。

她们偏一偏脸看到坐在窗前的我，往里走几步，站在檐下问我：曹老师在哪里？来找曹艺术的都是女孩，她们也都称他为曹老师。

有从曹艺术那里知道我的女孩也称我为老师。我一被称作老师，便有不好意思的感觉，想我写的都是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文字，那些过了几天就无用的文字。有时想，曹艺术的一些宣传画也一样，也只有几天的功用。只是他比我多了一种现实，那就是他给那些来访的女孩子画的画像。好几次，我看到他把眼镜取下来，半眯着眼，静静地打量着坐在对面的女孩子，有时会伸出一根手指来，微微地移托一下女孩的下巴，再歪一点头眯眼看着。女孩的脸常常就红了。

曹艺术和我是从同一个城市出来的，他似乎是永远不变的大城市的口音，把吃饭的吃，说成“漆”，不好的不，说成“勿”。我却感觉我离大城市已经很远，有被大城市抛出来的意识。大城市的生活都已经是过去，对过去我不再留恋。曹艺术却还是一副大城市的做派，大城市的口音说得很自在，充满着一种自信。我承认自信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对女孩子的吸引上。

那个年月，运动初定，天地是一种单纯的色彩。和以后的物质繁华的社会相比起来，算是一个贫穷的年



月，是一个陈旧的年月，却也是很少欲望，很少计较，有着许多优美色彩的年月。简单的美，悠悠长长的美。

我那时穿着一件深青色的中山装。曹艺术穿的是一件春秋衫，不知从哪儿买来的，小城的市面上很难看到那样的服装，春秋衫的领子是镶边的，往上翘着。从曹艺术的窗前走过，我看到他在屋里看他的手，不知是看他的手指，还是他的指甲。他很迷恋他的手，他有时和我一面说话，一面就看他的手，有时我离开了，回头看到他依然看着自己的手。

我想他有理由迷恋他的手，因为那是那一双手画出那样的画像来。我总觉得曹艺术很有才干，是一个天才，他画的女孩子的画像，有着一种迷迷蒙蒙的色彩，简单几笔勾画的形象，便让人生出那种感觉来。我就要了一张他的画，画的一角是几根竹，若有若无的一片水，空旷处立一个古人，又形若女子，半仰着面，宽大的衣袖，线条是墨色，剩下的都是空白，越发显着迷蒙的色彩。我把这张画裱了一下，就贴在我床头的墙上。曹艺术到我的房间里来的时候，他会在那张画前歪着头看一会，一手抱胸，另一手上夹着一支燃着的烟，我知道他的样子是很迷人的，特别是对女人。

“这不是我画的。”

曹艺术想了一会才说，似乎刚才他一直在回忆着，这幅画究竟是不是他画的。要不，他的话会让我吃惊的。我也想了一想，想到他画这幅画的时候，我曾在他身边站了一会。是不是后来有谁替他完成了画？我



费神地想了一想，才想到他的话意，那与他的姿态是相符的。

“是谁画的？”我还是这么问。

“一旦成了画，我就是我，画就是画，我与它之间，就只有看它的时候，存在的一种关系。那是一种感觉，这是我常常有的感觉，我怎么会画出这样的画来？它根本不像是我画的，我没办法画出来的。感觉，留下的只有感觉。”

他把夹着烟的手指举高了，举到腮帮那么高，再轻轻用食指点一下，烟灰缓缓飘飘地落下来。

我细细想一想他的话，再看着他的动作，觉得他的动作与他的话，都是那么熟悉，像是做作的，模仿来的，却又是自然的，难以模仿的。

“是的，感觉。”

他伸过手来拍拍我的肩：“我说的话，也只有说给你听，也只有你听得懂。”

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那些女孩子说这些话，有时我真想跟着去听听他与她们一起时会怎么说，或许就因为这些话，而使不懂的她们听得很有味。

曹艺术在的时候，总有女孩子来找他。有段时间，一个微黑的个头高挑的姑娘常来。有时会不声不响地靠在他的门框上，看着依然在画着画的他。有人告诉我，她是一个科长的女儿。女孩的父亲是做什么的，我想曹艺术应该不会在意这一点。只是我觉得先前常在曹艺术房间里咯咯笑着的那个身材小巧的女孩，很漂亮也很妩

媚的，有了那么个女孩，怎么还会接受这么个相差一截的女孩？曹艺术似乎是来者不拒的。

我为那个爱笑的小巧女孩抱不平，实在忍不住，便对曹艺术说：“你似乎只要是女孩，都会表现出你的吸引力来。也许可以这样说，你的吸引力是对所有女孩的。”

我也表现着曹艺术的说话方式。也只有对着他，我才这样说话，要是与别人说这样的话，我会觉得很自然的。

“感觉。还是感觉。每个女人给我的感觉都是不同的。感觉应该是丰富复杂的。你啊，就是太局限了。”

他凑到我的耳边来，很神秘地问我：“你有过多少女朋友？当然不光指谈结婚对象的。”

我也要费神想一想，我到底有过多少女朋友。并不因为多，我的女朋友其实是很少的，只是要在心里想一想：有些单纯的接触，也不知对方可曾有意，这种熟悉的女性能不能算？如果女朋友须像与他那么走得近的女孩才算的话，那我几乎是很可怜的。应该说我是专一的，在一段时间内，我很难与几个女孩同时接触。飘游的生活中，我到哪儿都接触到女孩，她们都喜欢对我说什么，有的什么都会对我说，但我无法想像她们对我会有那种男女吸引的感觉。

“有过两三个吧。”我有点迟疑地放胆说了，觉得很不愿。这是不应该告诉别人的事，其实也是说不清



的事。只像是被曹艺术逼着，不得不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曹艺术看着我，从眼镜里面眯着眼，看着我，让我感觉到有点心虚。他突然笑了：“你看些什么书？我总看到你看书。”

我当然看书，我喜欢看书，什么书都看，但只限于能借到的，借到什么看什么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四大名著，不必说了，有一段时间，剑侠的、武侠的、传奇的、演义的，只要是古装的都看，后来看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。当然外国的书中少不了爱情。我不知他怎么会转到书的话题上，对于书，我自然有话说，会说出很多的书来。

“安娜，安娜……我知道，这本书把通奸的感觉写得很美很美的……”曹艺术食指点一下烟灰说着。

我用他说话的方式：“很有艺术的。”

“《金瓶梅》看过没有？”

“看过。”

“我没看过。”曹艺术很坦白地说，“不过，听说那本书是禁书，市面上看不到。我倒是很想看一看的。”

“应该说，《金瓶梅》的艺术性是很高的，有独特的东西。”

“独特在哪儿？是不是性上写得多？”曹艺术凑近脸来。

“也不光是……我看的是删节本。”